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四

四明樓外鑪火防心示

並內制開禧三年十二月翰林孝士知制誥曾公

賜右丞相錢象祖褒語十二月二十四日

朕更化之初論相為急注意已久無喻卿者大

臣義當体國勿為卑辭往哉汝諧毋稽朕命

劉子附

臣獲望清光仰蒙聖慈開納芻蕘之言不勝

千載之幸再被宣旨令撰右丞相錢某褒語進

上竊思制麻已宣况可辭之理臣退方供取所

有答詔章良能必已撰述臣謹撰褒語進呈更
合取自 奉 聖裁

賜札部尚書史弥遠乞待闕州郡差

遣不允詔

勅具悉卿世傳忠孝資稟粹純謙厚自將而有
仁者之勇深沈不露乃先天下之憂密贊元良
與決大事朕心契合威柄復回不待崇朝之間
遂正權臣之罪攻奮身而不顧哉既官而可酬
力辭樞筦之除尤嘉靜退進隊儀曹之長少示
褒遷矧後四皓之游遽欲一麾而去非介推之

不及胡歆耕縣上之田若子思之弗安豈死之
繆公之側其安位著庸副眷懷

賜新除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晏

稅辭免不允

勅具悉天官二卿之司有資銓綜春官中護之
職尤遴選掄卿性稟深淳才猷挺特以天下士
從吾見游頃尋里社之間久樂祠庭之適茲方
更化首遂建儲思得老成之人以重元良之輔
亟頒召節重土從班毋庸固辭式副虛佇

賜新除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

揚次山辭免不允詔

勅具悉朕維新度政豫建儲闈屬時戚用之矣
久安均逸進視鼎司之貴豈曰示私卿素迪忠
勤居懷靜退謹容儀而就列允為孝艾之英養
威重以闔門允服滿盈之戒逮茲播告曾靡異
辭覽翼續之亟陳顧謙懷之難徇其祗成命毋
哂予哀

賜新除右丞相兼樞密使承象祖再

辭免不允批荅

省表具之深之丞相无所不統 孝宗正名委

任深重朕更化善治注意尤精以卿忠孝之家
台輔之望踐敷中外多歷年所迺者再預政機
能斷國論去凶奉矣人望愈歸播告廷紳士夫
至於相賀何嫌何疑固辭不已矧是邊陲之未
靖尤資右府之壯猶三命而優執謙甚矣朕志
已定決无反汗之理卿其自任天下之重祿朕
意焉

口宣

有勅卿兼文武之資体家國之重既已頒於制
綽何尚執於謙詞毋違朕言亟正台席

賜新除參知政事衛涇再辭免不允
仍斷未章批荅

省表具之朕更化之初惟二三大臣是賴以御
倫魁之彥家在遠聯贊決廟謨擢升独坐尋昇
洪振之任仍參駿設之嚴茲為正名以贊台揆
內則百度之敬治外則三邊之未寧此為何時
而執故典其体責成之意勿為遜避之煩

口宣

有勅卿近以極廷遂參政地茲為錫命止用正
名尚禪當軸之謀无執循墻之謹

尚同題言 賜新除參知政事雷孝友再辭免不

允仍斷未章批荅

省表具之朕躬覽万機与民更始欲解琴瑟之
旧允藉股肱之良卿久矣蜚英居焉难進比處
代言之任实懷憤世之心預同寧謀卒殄元惡
擢居瑣闥遂長憲臺歆新億兆之規瞻尤急二
三之輔弼其祗予命丞贊政幾国事匪輕謙辭
可略

口宣

有勅卿由中執法為吾大臣正資經世之猷以

贊濟時之相朕志先定卿辭勿煩

賜新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林大中再辭免不允仍斷未章批

答

省表具之卿養氣以剛秉心无競出藩入從榮
利澹然久安燕居不容何病朕一新治具急欲
求老成典刑以鎮服中外起旧德於垂車之後
还人望於持橐之班矣謨朕前尤見克壯亟升
書殿進式省庭人无異辭因以增重時則可笑
尚何遜焉

口宣

有勅卿禁班老成人望义屬擢寔幾庭之式正
資兵本之謀尚復奚辭往其祗服

賜新除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

史弥遠辭免不允詔

勅具悉朕思先正位極師臣佑烈祖以格天
勲實存於社稷如西平之有子業克紹於箕裘
卿父教之忠世濟其美立朝復久文詞但見其
家傳遇事敢為交旧不知其膽略整尔謀猷之
苦贊予父子之間履虎不疑抵龜而决即欲寘

紫極崇盛之任仍俾居青宮賓友之職人以為
遲事難曲徇需章雖切朕意莫回三世本兵豈
特為衣冠之盛四方傳命亦足示朝廷之尊勿
復重陳亟祗成渙

賜新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倪思辭

免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茲臣竊權上下蒙蔽導諛獻佞習
以成風卿至朕前独效忠謹誼氣足以激頹俗
英詞足以發壯德鳳鳴朝陽何足以喻迨茲更
化可後趣歸未对便朝言议益偉武部之長露

門之讀姑引卿以自近耳徃其承命毋執牢辭
賜新除礼部侍郎兼侍講章良能辭

免不允詔

勅具悉卿夙富青箱之學末居紫橐之班兼直
北門典司東觀朕惟親軍旅之務非待以詞翰
之臣以曹既俾於為真經帙仍資於勸講爰總
夷蕪之任實親褚馬之美貪謂汝諧卿毋多遜
賜楊次山再辭免開府儀同三司不

允批荅

省表具之朕愛惜名器唯矣是予由掌武之官

而視儀揆路品秩益崇其可輕異卿以肺腑之親服在爵位靖共自飭廉介有餘爰示優恩用享至意而又何辭焉母復重陳亟宜就列

口宣

有勅卿聯芳椒掖均逸琳宮爰開公府之華實視台躔之貴其祇茂渥母事牢辭

賜右武大夫文州刺史知閣門事楊

谷辭免除觀察使不允詔

勅具悉爵惟馭貴當昭示於至公恩以及親遂優加於彝典卿起由戚昵列在朝紳入儀賓閣

之司歸服家庭之訓克存孝謹不見驕盈爰稽闕歲之勞超進規風之秩需章未上幾不自勝渙汗旣頒固難曲徇其益堅於素履庶長保於令猷

賜右武郎知閣門事楊石辭免除除現

察使不允詔

勅具悉名器至嚴豈容於輕授恩榮加厚遠越於常規卿毓秀后家通班朝路素有义方之訓密參寶贊之司居存忠勤深避權勢爰攷踐敬之田躡升廉問之華成命旣行固難及汗遂辭

未諗尤見益恭其体至懷以永終善

改嘉定元年詔 二十七日

勅門下朕嗣承大統勤撫庶邦更星絕之一周
見曆元之三易頻年相繼寰宇多虞邊釁遽開
顧生靈之何罪蟲蝗為孽旱潦以相仍皆權
臣誤國之致斯在菲質應天之敢慢今則典刑
已正綱紀益張乃因止月之和適際三陽之泰
誕揚大號宜告多方取商宗嘉靖之言暨周王
者定之義用光嗣歲式迓林祥庶幾叶氣之董
太平可望行見萬民之集得所為期衍丕祚於

無疆予斯人而更始其以明年為嘉定元年

改元奏告祝文

天地景靈宮天慶觀報恩光孝觀

伏以祗奉洪圖寢逾周紀屬時多故闢嗣歲
之祥乃選嘉名用冠新元之首敢伸昭告祈介
宏休

宗廟 諸陵

伏以承 列聖之休方深夕惕紀新元之號式
介春祺開景運之亨嘉期武功之春定仰惟敷
佑敢不欽承

社稷

伏以為國家者尤謹於紀年有社稷焉敢稽於歲事仰冀神靈之佑庶開嘉定之期肇易美名爰伸昭告

太一宮

伏以國之大事莫重改元天之尊神嚴當昭告願介亨嘉之會遂成耆定之功益界多祥以興嗣歲

諸陵攢宮表文

伏以祗奉洪圖履踰周紀屬時多故故開嗣歲

之祥乃選美名用冠新元之首取高宗嘉靖之旨膺武王耆定之功仰冀享休敢伸虔告

賜史弥遠褒語

卿善謀能斷克清元惡真國家之寶臣公師之矣嗣樞庭儲案僉曰汝諧朕志不移固辭可已

賜兵部尚書倪思辭免兼修國史兼

實錄院修撰不允詔

勅具悉國之大典尤貴於擇人史之良才當先於求旧卿蚤嘗再入素擅三長孝宗擢之著作之庭先帝虛以獻納之任皆參筆削其在

簡端茲當更化之初方以得去為喜式資班馬
之体追配商周之書先謂汝諧尚何多遜

賜禮部侍郎章良能辭免改兼修玉

牒官不允詔

勅具悉古者大事書之於策玉牒之所由起也
唐始建官而未若本朝之重寫之精謙度之
遠殿它書莫嚴焉以卿比司記注久居史館是
用任以大事之筆凡例昭然具有書法剪煩振
要作一束一經以詔末世方以此望卿而又何
辭

賜吏部侍郎婁機辭免兼太子詹事

不允詔

勅具悉召還紫橐固有賴於吏驗肇建青宮尤
遊求於端月卿性姿凝遠問季老成久為資善
之寮實謂甘泉之旧雍容引去恬然自如屬茲
更化之初矧復建諸之重載煩哲艾以輔元良
毋庸固辭服我休命

賜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安丙

乞宮觀不允詔

勅具悉卿沈毅善謀尤長將略內鉅巨姦外禦

疆敵履天下之至難為全蜀之司命虜實畏卿
如所謂祭北門祭西門者然彼之技亦窮矣乃
睽西顧嘉歎不忘方升書殿之班以重闕外之
寄胡為引疾願解印章朕方賴卿以當一面矣
於長城遠矣卿其身任保鄣之責以稱朕意

賜京西湖南北路宣抚使字文紹節
辭免除室謨閣孝士不允詔

勅具悉入陪經幄外暢王靈既物望之愈隆豈
褒章之可後卿受才挺特抗志崇深不惟誓報
於國恩尤敬仰追於祖烈宣威邊徼遂寬北顧

之憂寓直文謨益峻西清之暇尚殫忠養嗣有
寵嘉母事宰辭亟祗新渥

經筵進講毛詩終篇宣答詞
宰執赴聽講致詞謝

有制朕臨御今十五載講詩終三百篇卿等同
覲朕心惟懌尚其協贊助我緝熙

侍讀侍講官奏賀

有制朕日勤三接共講四詩既徹篇章實資問
奉深賴主文之諫載嘉歸差之勤

宰執率經筵侍立官再奏賀

有制朕積朝夕之勤終雅頌之業究現六爻用
蔽一言尚冀輸忠毋忘進戒

賜新除室諱閣直孝士李寅仲辭免

召赴行在不允詔

勅具悉朕志於有為心不忘遠矧惟簪橐之旧
具宣藩翰之勞既頒優恩仍趣歸覲卿素全忠
孝備著事功豈惟勁草之知實障狂瀾之倒峻
西清之取未稱眷懷望東海之未方深渴想尚
騰遊牘未就駟車式過其駟勿重有請

閏四月起居諸 帝后表詞

諸帝且表

伏為積分成閏適當孟夏之餘告廟有儀敢飭
先王之典恭惟 謚號皇帝德參高厚仁及華
戎仰賴在天之靈益繇奕世之慶式供嘉薦用
妥威神

諸后且表

伏為元年建巳閏月定時既當視朔之初爰謹
奉先之禮恭惟 謚號皇后坤隆厚載世嗣徽
音慨莫望於声容尚永歸於慶羨式修孝敬敢
薦馨香

諸帝望表

伏為閏以正時方謹居門之禮月惟既望敢修
朝廟之儀恭惟 謚號皇帝澤寢群黎慶繇百
世望僊游而雖邀席玉祚於死疆爰薦孝思用
循彛典

諸后望表

伏為四月維夏國式紀於歸餘 先后在天禮
用陳於改望恭惟 謚號皇后母儀如在神御
即安永陪衣冠之游用繇宗社之慶奉承思孝
奠薦惟馨

嘉慶元年三月十四日

勅門下朕臨御以來仰遵 紫朝恭儉之規菲

食卑宮靡敢怠違度幾躬行以移風俗而志勤

道遠規感未孚况以姦倖弄權故相同惡上下

交利賄賂公行賊吏債帥益死忌憚監司為吾

澄按之官即守受吾民社之寄至相倣效貪婪

死厭反恃苞苴狼籍已甚席卷芻蕘或盈鉅萬

即縣經費耗橐幾尺軍民衣食惟剝死餘積弊

有年雖悔何及大臣盍盍不劾殆弗容遷就而

為之諱也朕方所精庶政與民更始申加訓飭

以警有位繼自今各務精白一心以承至意其
有玷壞公家以濟其私尚為故態必罰死赦至如
互選死藝屢刑功責選方循習曾不少改並
當禁戢或徹聽聞考驗有過皆以賊坐嗚呼咎
莫追於既往法教所於將來宜存素絲之風毋
蹈覆車之轍使人知自愛罔或敢干冀民力之
少蘇期士風之益熾朕意厚矣尚其戒哉

賜禮部侍郎章良能乞宮觀不允詔
勅具悉卿以該洽通敏之才游直鰲禁亦既三
載身兼數器宣勞翰墨之間黟笑朕更化之初

大述作多出卿手方有賴於論思之助遽歿以
回青求退非所樂聞也卿雖敬奉身而去使朕
幾似於棄才者可乎其安厥位勿重有請

戒飭四川將士詔 四月九日

勅川下朕端居法宮慨念蜀道敵池近而志遠
庶一視以同仁自叛將之既誅與斯人而更始
已講休兵之策冀臻徹成之期惟是師徒屢更
征役暴露久矣風骨傷焉每詔督餉之臣仍飭
列屯之帥究心調度加意抚循然而募兵於死
事之時在國家而靡吝致命於多虞之日乃吏

士之當為儻饋運之或愆及勤勞之弗恤罔字
朕志豈道官常凡尔在行亦宜深体其有徂於
姑息不知紀律之遵妄肆謹諱幾失等威之辨
流傳易惑罔繫匪輕爰頒一札十行之書用嚴
三令五申之制各思戒儆毋抵憲章

賜新除觀文殿季士趙彥逾再辭免
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朕更化之始登用矣才宗老典刑无如
卿者罔勞以官取之事雍容進讀以冀日新之
益進班延恩少示眷意一辭贊美况於再守身

其康疆謀猶克壯少親醫藥勿復重陳勉為朕
留以繫人望

賜侍讀趙彥逾倪思字文紹節侍講
章良能辭免進講毛詩終篇轉一
官不允詔

勅具悉朕日御迓英講明經理三百五詩至是
終篇叙進官職厥有故典卿為宗老

倪思章良能云
卿居從列字文
紹節云卿
雖處間外實所緝熙母事固辭益恩所以輔朕之

不逮

賜新除刑部侍郎曾曠辭免不允詔

勅具悉朕更新治化欽恤刑章遴選式卿久今
攝事以卿性資直諫器度寬洪承東魯之儒風
襲南豐之家孝比安閒外促使耒歸入村便朝
喜聞止論刑惟弼教方有望於老成德本好生
當務先於明恕亟祇隆委勿事牢辭

賜吏部侍郎梁季玘乞宮觀不允詔
勅具悉惟卿先正受知 高皇既登聽履之班
尤多活國之計是宜有子為予從臣比更民曹
浩穰之司又歷銓部公方之選胡為引疾乃欲
求閒尚安厥官以副眷倚之意

賜刑部侍郎曾喚辭免兼同修國史
兼實錄院同修撰不允詔

勅具悉昔在先世嘗維列於史官爾為近臣亦
荐司於直筆間居自適更化惟新召還獻納之
職兼畀纂修之旧豈特助成於國典抑將大振
於家聲明既頌遜詞可略

洞霄宮徑山天目山龍井祈雨祝文
伏以國方多事所願年豐春夏以末甘澤未足
種不入土遺蝗已繁當守興思旱氣甚廣近雖
得雨猶未霈然遣官禱祠齋心以俟庶祈響答

三日為霖大慰九農敢忘伸報

故皇子肅王均興靈前夕 勅祭

鳴呼哀哉

頃啟嬪御得此誕育粹盤將設何去

之速晴之所鍾念之顰蹙感苗而不秀死乃太從

一奠寓哀往從幽卜

成肅皇后小祥奏告

永阜陵攢宮

香表詞

狀以 祖后上賓尚想含飴之愛歲華遽易忽

驚鑽燧之期遙瞻

陵寢之嚴倍切音容之感

期已久矣儼追慕以如新練而慨然願加隆而

敢急肅陳室炷用表哀誠

賜福州觀察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

軍都統制兼知揚州畢再遇乞奉

祠不允詔

勅具悉收守之良方圖久任將帥之重尤戒迭

更惟卿沈鷺之資拳勇自奮身經數戰最多汗

馬之勞賞不踰時亟上廉車之峻領京口戎旃

之寄鎮淮埭制閘之雄深明保障之圖日講耆

屯之策流民浸復信使始通南臻按堵之期遽

上奉祠之請其安尔位以訖以庸
之齊與斯西澤愆期奏告祝天青詞
此以祀實下天地十神太一九宮貴神
嶽鎮海

史記卷之六十二 禮書第十一 禮記卷之六十二 禮書第十一

伏以旱魃為災間有不免在於今歲利害尤深
疆場甫寧流徒未復中外空曠正望有秋屬茲
常賜種或未入為失歲事何以有邦願慙菲涼
久蒙敷佑高在上皇地祇云后土靈祇俯鑒哀祈三日為
霖虔以活國側身引慝恭俟嘉應

宗廟 別廟

伏以時方常賜憂懼實甚種未入土何望救成
間有一雨未能需足斋心敬禱靡神不宗在天
之靈願垂矜憫有請于帝救此下民沛為膏澤
偏及遐邇迄用康年以壽國脉

太社太稷兩師雷師風師

伏以社稷与君以民為重民之司命以食為天
時方多艰仰望一稔久矣不雨又復霽傾心
禱祈願垂嘉荅廣布甘澤普濟羣生報以秋冬
其敢不飭

天慶現報恩光孝現青詞

伏以民生甚用正有望於秋成旱魃為妖庸仰
祈於帝力歛惟道祖實佑我家沛甘雨於多稼
之時弭凶年於大兵之後使農夫之有慶庶因
計之小康

賜皇太子某辭免每遇視事令侍

立宰執赴資善堂會議不允詔

二月二十
二日

勅具悉朕惟古者立國必建儲闈共為子取實
資主器之重惟予元子篤意問孝年未及冠綽
如成人朕欲俾爾習知國家之務侍立吾左右

聞政事帥賓會議皆吾大臣朕方一新治體兼
所公言爾當周旋其間日增聞見以成溫文之
德尚其勉旃毋事多遜

賜四川宣撫副使安丙再辭免資政

殿學士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朕更化以來愛惜名器未嘗輕以假人
其有度越拘牽超資緣而授者非如卿之雋功
茂績不予也也殿升華以所以待執政者待卿
其內兵民外飭邊備抗使全蜀之境奠枕无虞
以稱朕委注之意以保尔功名之成可笑服我

休命母為固辭
其由女為賜皇太子再辭免侍立會議不允批
答
省表具之近頒中詔命元子以侍朝仍諭大臣
集東宮而會議是為令典非用前規顧予教尔
以义方俾尔与聞於政理躬臨五季既親賓友
以交修密拱九重具見君臣之相与尔能進德
予自忘疲何以辭為再斯可笑

口宣

有勅尔為元子年近成人俾入侍於斯朝且預

聞於幾務勉親多益毋事牢辭

閔雨求言詔 二十六日

勅門下朕惟祖宗傳祚之重抵惧靡遑而自
去歲以來蝗蝻為災冬既无雪春又不雨以至
于今陂澤竭塵種未入土夏且半矣祈禱不應
間有霖霖未能通濟天災流行固亦有之在於
今茲閔繫寔重边鄙甫定流徙未復漕運不至
糴價日增苟失歲事何以保邦朕於宮中齋心
致禱又将躬謁于靈神且飭臣鄰廣求民瘼六
官帥漕各令條具可以慰安人心消解天变者

笑載惟雲漢之詩靡神不奉靡愛斯牲祈年孔
夙方社不莫上祈於天以及父母祖先祖不見責
躬之言蓋宜王謂周家祈禳之典既已備奉而
早既太甚是必在我不以得罪於天其過災而
懼側身修行之意藹然見於言外朕心慕焉固
知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不敢以此自解也傳不
云乎屋漏在上知之在下人苦不能自知其播
告中外凡朕躬之不逮朝政之闕失与夫田里
愁嘆之由軍民疾苦之狀盡言无隱朕將採而
用之庶幾以突應天冀消災沴以迄康年无小

死大惟既乃心称朕意焉

賜皇伯嗣秀王師揆生日詔 五月十五日

勅某薰風南來當朱明之方半望辟東出度伯
父之始生是曰宗英宜膺天壽匪頌惟旧寵數
益新

賜新除吏部侍郎章良能辭免不允

詔

勅具悉卿以剛勁之資濟以博洽之孝為吾詞
臣仍兼數器其在儀曹事有不可者堅執不移
朕所欵嘉進忒天官其以處儀曹者處之祝吏

姦明餘法度使死矣愚同滯之嗟何為固辭更
欲求去非所望也

賜銀合夏藥勅書

知潼川府費士寅

勅某卿旧居西社出抚東川綏帶輕裘遠著藩
維之效室奩珍剖往寬矣鬱之煩益謹節宣以
綏寵渥

四川宣抚使安丙

勅某卿仕職執政佐宣威蜀道邊想帥垣
之多暇暑風屆候特珍剖以分頒豈惟清遐徼

之塵抑以解吾民之愠

江淮制置大使丘嵩

勅某卿恩視政蒞任分制閩炎威將熾念戎幕
之矣帝靈剖匪頒均尚方之珍品庸昭渙渥以
滌歎煩

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吳玠

玠

勅某卿寓直從班鎮臨制閩增雪山之重念抚
御之良帝當南風之薰冀節宣之旌爰頒珍
劑庸示優恩

京西湖南北路宣抚使宇文绍节
勅其名在经帙威宣将闾上流增重念祥暑之
矣劳良劄匪頌助薰风之清穆其均此赐以慰
彼民

殿前副都指挥使兼江淮制置使

赵淳

勅某卿取领殿巖任隆制闾属风埃之甫定当
溽暑之浸隆爰锡珍奩用将宝劄生消烦鬱仍
助节宣

侍衛步军都虞候措置防捍江面

王履义

勅某聿领衛兵出临天塹壘多暇涛波壁不驚
屬當炎暑之隆宜厚珍芳之锡尚承殊渥以豁
煩襟

侍衛馬軍行司權管幹本軍馬匹

事張良顯

勅具肅提精騎外駐留都當溽暑之浸隆屬氛
埃之甫定爰頒珍劄用滌煩襟益謹節宣以圖
綏靖

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郁畢再過奏

世輔王大才彭輅

勅某等肅提戎律緩靖邊陲當滌暑之寢隆層
風埃之甫定永懷勞動宜勅宣爰昇珍芳以
鎖頰鬱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周整莊松何

汝霖劉元鼎魏友詠薛九齡王

勅 敏

勅某等協佐戎昭克勤軍務抗師徒而整暇當
炎暑之蘊隆緘室剝以頌即柳營而加勞

賜新除侍衛黃軍副都指揮使夏震

辭免不允詔

勅具悉卿赤心体國忠勇自將久攝殿巖尤見
勞效步旅謀帥卿實宜之其為吾協和三軍訓
之以義容衛行國以折選衝胡為固辭其服休
命

賜開府儀同三司楊次山生日詔朕

二月三日

勅某卿志樂燕閒躬持廉靖時當初度宜介多
祥是為戚閑之華爰厚尚方之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四終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五

四明樓

鑰天防

內制

賜知樞密院事史弥遠再乞宮觀不
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卿任宥府之兵柄參儲局之賓寮恪恭
父子之間關係朝廷之重胡為自列遽欲求闕
迨其披肝瀝胆於中人不敢言之時捐軀犯難
於衆人不敢發之際荐加超擢實稱異恩雖邊
事之粗寧曾早惶之未免方期協贊以究遠圖

不能者止而非謂不能知足不辱而未慮知足
卿欲去此朕何望焉母復重陳其安旧署
賜右丞相錢象祖等以旱蝗星變待
勅具悉朕臨御寢久兢惕庶寧更化以來厉精
采切惟邊鄙有息肩之日而民生當望歲之時
旱魃為災飛蝗肆孽方陽光之煜晝見太白之
爭輝豈天譴之難知矣朕躬之自致无所歸咎
惟知反身尚虞抑塞之未伸正欲交修於不逮
騰章未上爰因良深有何愆尤而欲引去退惟

涼德詎可下移于大臣所冀同心度以灵承于
上帝尚安厥位益遠乃猷
賜知閣門事楊谷乞祠不允詔
勅具悉卿戚畹之良周行素謹戒司賓閣寇界
廉車忽求祠館之間款侍家庭之佚且弟兄並
列于朝著以何嫌儻父子退休在眷私而有歎
惟益崇于謙靖亦奚慮于端盈其服厥官毋庸
有請

賜室讓閣奉士前四川安抵制置使
楊輔乞官現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國家多難更化善治收用眷眷如
恐不及慨念日季存者凡人就傳之初卿為首
選蓋吾烈祖之所親擢向者持橐未久翩然
西歸朕若此弗忘也非不知制閩之重有賴壯
猶而圖任之意則有所在召即既往注想待卿
控辭愈切殊用慨然載覽封章宣示逆列備見
愛君憂國之志益知尊主庇民之孝然身其獻
言於万里孰若造邾而陳前乃敢引疾求間效
蜀菴之沈冥何即矧四蜀之士卿為標表肯為
朕何則後生英俊將予而東矣三命益勤朕

志不易勿復有請式遒尔驅

賜京西湖南北路宣抚使宇文紹節

乞祠不允詔

勅具悉卿以通敏之才淵博之學起趨勲名之
會欲振家國之仇輟後經帷出抗遣徽修好伊
始息肩可期有如賢勞盍還旧署屬以繕脩備
禦之未畢帶來安集之方勤將圖尔功少俟其
定恕上真祠之請款為便道之歸在卿則固所
願焉于朕則豈所望者其摠長算毋有遐心
賜右丞相錢象祖乞解嚴机政不允

詔

勅具悉方國家多事之時任廟堂一相之取御
蓋屢形于國避朕而自知其甚難然而朕以更
化云初尤冀和平之福而卿受恩最厚素為忠
孝之家止使慮有未周力有弗及猶須同心協
志求以尊主庇民而况察卿之才為中府所服寔
以告廷之拜豈曰歷階而升宇邊積之粗寧恐
事机之難測中外未能小息臣主靡容自安旱
魃既驅星文未格日不暇給它何可言偶微爽
于節宣宜陪加于揖奉勿念去計共圖治功宵

旰食勤局嘗以泣為樂燮調有賴安得養身而
歸

賜新除御史中丞章良能辭免不允

詔

勅具悉朕惟振朝廷之紀綱當先重紀綱之地
新天下之耳目必遊求耳目之官卿鯁亮之資
淵深之學自奮于常布之日有聞于縉紳之儒
雖遍歷于清華亦屢更于夷險處身无玷疾惡
如風歆堅塞于儒門曾不辭于怨府彈擊之任
簡求實宜其力辨于官邪以共扶于國論委卿

所蘊劬朕有為勿騰避寇之章益勵敬言之氣
皇帝本命万寿观設醮青詞

伏以陽主歲功方臨于人憂日當元命爰演于
冲科設淨供于琳宮延高靈于璇極恭願俯矜
忱悃加佑取躬歛五福以錫庶民緩四方而惠
中國

滿散朱表

季夏之月火德方昌元命之辰蘭場肆歲荷多
祺之來介想上帝之居歆圖報洪私敢忘昭事

禳蝗祝文

天地

伏以稼穡維室方興播種之功蝗蚋為災備奉
禱禳之術雖都城之少靜願歲旬之尚繁遠近
何殊焦勞則一敵祈上帝地云俯念斯民既勅醮
神屏衆多之害更令田祖益昭秉畀之灵

社稷

伏以禾苗方茂社稷為依雖旱魃之已驅復飛
蝗而為孽神既既凶冥之事朕不勝宵旰之憂
爰改禱祈願垂感格掃螟蠹而无迹庶稼穡之
有成

醜神

伏以比以飛蝗之作孽當遵故典以祭醜都邑
瑣清死非昭答刻折未免敢忘祈禳惟尺除振
了揖一之定庶几有茲之苑之望

賜知樞密院史弥遠乞祠不允詔

勅且矣卿以心膂之臣任樞机之柄追先烈而
致和戎之福除禍本以成恩民之功方使介之
始通賴謀謨之有補胡為三請必教一歸既知
公议之无它雖有浮言而自定朕正切宵衣之
慮卿乃欲畫繡之行願倅因之素深豈為身而

求逸其安所取勿復重陳

賜衛泾乞解罷機政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詔

勅具悉居九五之正位方以遇灾而憂何二三
之大臣皆欲引身而去豈朕所望于卿奚安尚
賴同寅而協恭庶几轉禍而為福要須持久或
可圖功雖屢請以難從毋再辭而為贊

賜衛泾乞解罷机政不允仍所來章

省表具之朕励精更化遭時多虞延登俊良列

在輔弼當經綸之始賴協力以共謀造乎定之
初乃奉身而來退朕所未喻卿由死它知出處
之素明見忠勤之曲尽五十而服官政在古訓
以甚明三千而惟一心矧大臣之死同儻遽歎
去吾誰与居勿為封奏之煩尚俸眷懷之渥
有勅卿以同德任吾大臣一為進退之圖實有
重輕之繫尚安位署庸副朕心

褒語

卿或改更化之初備宣忠蓋朕所眷屬人何異

辭告歸死名理難曲徇

賜錢象祖乞歸田里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詔

勅具悉朕慨踐祚之既久念治要之不進不惟
不進殆將陷危是以惕然改圖勵精更化庶幾
更也人皆仰之有意首論一相得卿之矣旁招
俊乂如恐不及前此寒心數月方幸交鄰少定
可以尽力內治自卿及執政以至論思之臣造
邾而言无不傾听君臣之間了無疑阻卿等以
災異請去朕方側身自儆不容重陳而數日以

來廟堂五臣而三求退由行之詔屢下請猶未
已不惟朕失所望四方傳聞其謂朕何卿以勤
勞致愆調輯惟益謹藥餌以速痊愈所謂故國
者有世臣之謂也非卿而誰其休一心勿效三
瀆

褒語

卿相予未久備整忠勞方圖內修正藉協贊知
卿小疾予告甚優佇聞有瘳勿復言去

賜史彌遠再乞歸田里不見不得再
有陳請詔

勅具悉近者二三大臣更相求退大非朕所以
待卿等之意屢形詔答詞不但煩所冀相安以
慰輿望而卿又尔有請何邪先正西處相位歷
時飛久然其引去亦皆有辭卿世濟其美以樞
筦儲賓游吾父子之間方以輔治責成何嫌何
疑而致懇最力乃至三四不已朕志已定斷然
不移既勅銀臺毋納章奏卿可以面笑

褒語

卿以心膂之臣任樞机之寄方深眷倚何可退
休祈請最煩曲曲備尽其休予意毋為固辭

賜刑部侍郎曹喚乞祠不允詔

勅具悉朕延登耆雋列在廷聯豈惟資識議之
平真有賴論思之益卿夙高譽慶久樂燕閒粵
漢一節之趨增重式卿之選唯明克允方持憲
以盡公非道不陳閱時之未久忽披未諗遽啟
告歸有嘉易退之風殊匪趣还之意刑章方簡
訖死待于世三史筆至嚴取何妨于共二少安
定著難徇謙辭

賜札部尚書倪思乞祠不允詔

勅具悉朕召故旧人以圖新政此者凡有一事

宰輔相与謀于庙堂侍從相与议于臺省粗无
过奉朕心以懌今兹未能畧定而求去者纷然
從班亦有一二笑矧卿素為敢言自陳讜論不
畏疆禦不避怨仇悉為朕陳之擢長儀曹以
示褒表亦為此奉何邪朕求其故豈朕有以致
此邪相應以文止見辭費惟當一切不听庶几
以一天下之規瞻其体眷懷勿復有請

賜簽書樞密院事林大中乞仍旧林

致不允詔

勅具悉朕更化云初未皇也務求吳甚急首召

睿英起自掛冠之餘擢居持橐之長延登極冕
增重朝廷言必出于內心謀實稽于古訓倚毗
方切而疾遽侵冲養有來何恙不已胡為騰奏
即敬告歸尚精醫藥之調以繫縉紳之望

雩祀祝文

前一日奏告太宗室

伏以旱魃挺災禱而既應覆出為虐其害愈深
爰即紫壇仰祈清昊 熙陵之德實配彼天預
告威靈願垂昭格有請于帝蘇此遺黎

上帝

伏以旱氣方隆禱既如響飛蝗肆孽穰之亦消
柰何常暘又以示譴朕實不德民則非辜祗被
郊丘謹修雩祀仰祈上帝哀憫下民蚤興雲雷
大沛雨澤死有遠邇均被滂沱坐變凶年復成
樂歲邦本所係惟天祐之

太宗

伏以天災流行固知代有今歲之旱尤所弗堪
禱雨應期方幸周浹陽居大夏茲焉益驕爰即
泰壇恪脩雩祭稽請故曲作主侑神曹孫菲涼
宜救疵癘殃及萬姓實惟焦心在天之靈願垂

矜訓亟須甘澤以迄康年

皇地祇

伏以至載坤元厚德載物生我百穀以活斯人

比雨應祈種幸入土苗而未秀又復亢陽滌

山川物意焦灼因有故典禱旱以雩后土資生

敢伸虔告願垂大惠勅使百神三日為霖傳及

万域以蘇焦槁以致豐登庶几有邦可以長保

再奏告 宗廟別廟

伏以顧惟菲涼負荷至重常惕之罰乃徧黎元

飛蝗未清雨而復旱投誠 列聖威靈在天罔

予孫曾以及赤子亟垂昭格沛以甘露迄用康

年保邦是賴 別廟云雨而復旱茲為致禱願賜感通

太社大稷嶽鎮海瀆五方山林

伏以惟民之生以食為命聰明正直亦惟相依

今茲旱災日既太甚側身致禱偏于百神仰冀

為霖沛然四洽庶有秋之可望豈嘉報之敢稽

賜江淮制置大使立憲乞致仕不允

詔

勅具悉朕惟屯禁兵百万而边鄙是虞開幕府

四三而苗都尤急界以極庭之寄增吾天塹之

旌鄉以安閭里存分帥閫後得居重肯為朕行
上寬宵旰之憂外挽貔貅之衆
北門草木亦知其威名夷虜想聞于風采力禪
廟論卒請封陲人皆望歸衣之期卿乃有掛冠
之請矧方叔之謀尤克壯而晉公之神明不衰
益堅體國之心毋作明農之計
賜室護國直學士李寅仲乞祠不允

詔

勅其悉詔緬懷巴蜀之民未嘗忘遠夢想淵雲
之彥尤務招來卿登論魁久騰英譽游登朝蹟
蹟堂為獻納之臣出殿侯邦尤著蕃宣之績持
立搶攘之際實增嘉勸之深升學士之班既以
旌其夙勤趣駟車之召誠有望於謀謨何辭之
煩以疾來諗万里云遠當已戒途三命滋恭諒
无俟駕

賜右丞相錢象祖辭免提奉國史院
實錄院提奉編修因朝會要不允

勅具悉纂修史冊深賴於公平會粹典章尤先

于鴻博允資碩輔生德宏摹御識洞古今學說

流畧接詞華于奕葉用則有餘考故實于
朝蓋其素習奉以並命了无異辭毋遜牘之重
陳期奏扁之俱上

賜參知政事雷孝友辭免權監修國

史日曆不允詔

勅具悉密贊政塗日預万机之决參提史筆正
資數器之兼卿奏冠詞塲寢登冊府迨通班于
侍從已嘗賴于參修朕慨大典之未成選鴻儒
而坐領趣就累朝之策仍嚴繫日之書故事
當然謙辭可畧

賜刑部侍郎曾奐辭免兼太子詹事

不允詔

勅具悉朕道選從臣方賴思論之益精求儲宗
尤資輔導之功卿累葉儒風半生朝蹟何止衣
冠之偉實為簪橐之英擢處宮端允符公論亟
承明命毋庸固辭

賜知樞密院事史弥遠辭免兼參知

政事不允詔

勅具悉文武一道古制何別東西二府近世乃
分朕方所精圖治每求有以通之卿庸敏善謀

久在樞近疑承共二非卿孰宜既位大臣當以
身任天下之重顧何辭于此

賜史弼遠再辭免不允不得再有陳

請詔

勅具悉中賢和于朝濟而相遜固治古之美
事然亦有不必深辭者國家雖有東西二府之
別事有闕繫則奏請同之此祖宗之定制也
卿為吾樞臣備宣忠力于聞國論之久揖或政
机无以易克往其缺承勿復引避

成肅皇后中元節水陸道場齋文

伏以悲纏長樂方深霜露之恩節屆中元普設
冥陽之供祈覓皇之垂憫冀 祖后之超昇伏
願象圣來歆万灵並享編茲法界咸均福利之
霑俾我慈尊永快逍遙之境

賜安南國王李奯翰嘉定二年曆日

勅書

勅安南國王某朕仰稽天運預受民時爰分曆
象之書編及方隅之境眷惟南國世奉中朝此
疆雖遠于山川嗣歲先頌于正朔用均惠利尚
克欽承

賜現文殿孝士侍讀趙彥逾乞歸田
里不允詔

勅具悉朕更化之始起大老于東海之濱明德
懿親老成典刑趣行造朝國勢增重行謨遠慮
見于進讀圖任其政束于定制偃息藩魏人望
所歸小疾既痊正宜休養大臣不可以暑行其
為朕留度几犹得奉露門之漢容也

賜史弥遠辭免廉叔監修國史日曆
不允詔

勅具悉官預政机取兼史事此國家之定制也

卿以樞筦而參駿馭位在同列之上從容相遜
規听甚休矧為世官可謂濟美緝 累朝之典
謹繫日之書其率乃察趣就筆削而又何辭焉
賜吏部侍郎梁季琬乞侍次即不

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論思之臣欲全進退之火若其未
可以去則亦唯以適送卿為國宣勞既云繁歲
任予典選突號劇曹胡為抗章必欲求外覓旒
豈侍正有賴于協恭符節屢更碩矣煩于詳試
尚安舊著以副眷懷

尚書書賜史彌遠辭免同提奉編修勅令不
勅具悉金科玉條具有律文因時制宜條目滋
衆不有以統一之則輕重出入非所以使人易
避而難犯也宰相既總其綱必命輔臣贊之此
國之重事也卿以宥府忒政机且兼史事稽經
誼律非卿誰屬往茲汝諧何事多遊
賜禮部尚書倪思乞待吹州即不允
勅具悉朕以一時人物之望召還未久奉
獻

納朕所樂聞何嫌何疑屢欲求外此固足以見
難進易退之節非朕所以待卿者且更迭之制
豈為卿輩設哉

賜江淮制置大使立憲再辭免召赴
行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卿以超世之資為濟時之志久安故里
曾不忘畎畝之忠存鎮陪都專以狗國家之急
言皆底績事不辭難禦侮折衝既已著疆兵之
效聞命引道謂不應僕駕而行一歸疑亟之班
足為宗社之重既須溫詔日俟來音共政而圖

旧人注想以待元老而乃抗章至再称疾愈坚
極知難進之風殊非虛佇之意况門老而益壯
氣不少衰式過其驅以別所望使朝廷得以諮
訪而借紳視為表儀務遠乃敵以弼予治顧何
恙之不已諒死說之可辭

賜知平江府李大異辭免除室謨圖

直季士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斯民完生于牧守苟有治理效者
做虞朝考績之法取宣帝曹秩之意不惟示功
抑以數易為重也卿以爭臣出守吳會政声上

徹朕所深知進取西清庸示褒表成命已頒尚
何辭焉

賜皇太子生日詔八月十七日

勅某商顯中外元良初度賜生設醴用為宴衍
之資授紫貽年仍厚匪頌之冠共期班老益俸
隆私

金国諭成使赴關口宣

盱眙軍傳宣統問并賜御筵

有勅柳等載馳原隰始屆疆陲當和議之既成
喜歎盟之復締首加勞問仍示宴私

喜文豐之鎮江府賜御筵

有勅卿等持節昂來揚旌既濟望信書之漸近
啓室燕以加勤其休春慈式道行迈

鎮江府賜銀合茶藥

有勅卿等肅擁使華來修邦好爰厚室奩之賜
用和珍品之頒庶賒煩勞式祗延佇

平江府賜御筵

有勅卿等遠將信幣來次近畿嘉膚使之載馳
宜寶筵之三賜是為異敷用貴行人

赤岸賜酒果

有勅卿等徒御遠來知所密迩爰載須于甘醴
仍分賜于嘉肴行色少休賓儀是歸

賜御筵

有勅卿等遠驅使傳切近因郊將修所旦之儀
重賜需雲之宴式昭眷意益謹前規

賀生辰因書

使介載馳申講誕辰之慶卽音垂諭以遲良月
之期虔致函書遠將篚幣用祝无疆之壽益堅
有永之盟施及黎元同躋仁壽

賜通奉大夫趙師昇辭免復室謨閣

直孝士依所乞宮現不允詔

勅具悉卿起臨近甸堂著外庸既辭制閫之行
仍徇祠庭之請念宣勞于北國敬華爾歸俾寓
直于西清但仍其旧卿毋多遜朕不汝忘

內中糧蝗設醮青詞

伏以旱魃云初遂致飛蝗之作孽而師既應不
圖遺種之滋繁遠侵閩楚之疆近集郊園之內
遇灾是惧惟帝為依願勅百灵尽除螟螣之害
備令万国咸保稻梁之豐

賜觀文殿孝士何澹再辭免知建康

詔 麻仍奉祠根不允不得更有陳請

勅具悉以金陵而為陪都保釐素重獲天甄而
開制閫委寄尤隆卿以時名人為予旧孝登庸
擢任屢嘗入從以出藩尋遂登庸俾尔式公而
洪化万叔臣之用事宜正論之多違久願三山
時稱治最言歸數載朕不汝忘屬邊鄙之甫寧
擇邦侯而外遣惟大使之所蒞非良弼其誰宜
朕方躬宵旰之勤卿當體股肱之寄聞命引道
知已屆于中途奉親為榮顧何妨于色養母格

成漢式造尔驅

祈雨感應報謝祝文青詞

天地

伏以淡春以來旱氣甚廣種未入土上下隱憂

宵旰齋心日致忱禱皇天后帝皇地祇云坤元后土實賜鑒

臨曰雨而雨隨時享應藝我黍稷浸成小康

足彼万物不足以報矢詞告謝少表誠

宗廟

伏以亢陽為灾致害穡事國計所係无所控祈

風夜投誠 父母 先祖敢期上徹在天之灵

霰霏滂沱幾无虛日旱魃逞听良苗勃然所在

中熟實踰始望傾心報謝其敢弗虔

別廟

伏以亢陽已甚嘗致禱祈甘雨以時實為享應

茲成中熟獲濟民生凶贊為多可无致謝

十神太一九宮貴神

伏以民為邦本食乃民天歲一不登何以為國

頃以旱甚禱于尊神九宮貴神云禱于尊神如響應声隨車滂

沛蕭時雨若易敷為豐敢罄謝誠尚求終惠

嶽鎮海瀆五方山林

伏以因方多事豈堪旱灾虔誠禱祠靡神不奉
時雨之除矣由山川三日之霖四遠沾足歲事
將就虔謝敢稽

太社太稷而師雷師風師

伏以顧惟菲德致此亢阳仰賴百神鑒于忱禱
風雨時至雷霆疾驅遠迩均霑成此中熟一祈
一報敢忘此誠尚惟居歆益加敷佑

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

伏以穡事万具俄亢阳之為孽忱衷致禱蒙上
圣之垂慈甘雨時行炎敷寢戢掃螟蝗之已甚

潤黍稷以有成馴致小康敢忘虔報帝閣雖遠
信齋戒之可通國步南寧莫休祥之滋至

祭告醮神

蠹賊為灾秉畀有資于田祖蝗蝻肆孽掃除實
賴于醮神既隨禱以尽消俄蔽定而復至人心
相恐歲事可憂疑有物以驅之殆非力可及者
載修祀事仰扣高灵俾食業食心之妖罔存噍
類成多黍稷之虔还保豐登

賜鎮江都統制畢再遇乞歸田里

不允詔

勅具悉卿以拳勇之質挾忠毅之氣抗士最為
得中遇敵几于死前外則營壘之不譁內則里
閭之甚請屬邊陲之有定亦信使之交通諸將
于焉少休來奏亦取引退乃眷維揚之重鎮實
為淮甸之要衝其為朕以少留豈于卿而獨后
總周序而入衛終當誰歸歎出車以勞還回應
有日

賜京西湖南北路宣抚使宇文紹節
辭免召赴行在不允詔
勅具悉卿以功誦之近臣往宣威于遐徼邊陲

以請邦好沆修爰念矣勞亟頒命召何控辭之
未已又引疾以為言朕渴想風儀急聞方畧俟
交符于制閫即趣駕于歸途毋復重陳副予虛
佇

賜何澹辭免兼江淮制置大使不允
詔

勅具悉國家闡遠輔臣往營邊事粵從近代加
以大名不惟欲憂顧之寬正以增使華之寇疇
咨于中喜得其人卿以旧弼之矣畀留都之寄
英声有素輿望已孚疆場南寧先上宣威之組

江淮併護再隆分圃之稱其為朕行後得君重
獨當一面正資經理之良坐使諸軍咸屬指呼
之下往祗成命毋致牢辭

賜新除煥章閣學士改知江陵府充
京西湖北路制置使李大性辭免
乞奉祠不見詔

勅具悉謀帥以鎮上游素為重任分圃以獲兩
道尤賴長才卿久列從臣屢更藩服此奏三吳
之課繼擁七閩之麾方塞北之休兵屬荆南之
缺守仁声夙著貪綸攸推進學士之清班益隆

眷倚總邊度之諸將咸蒞指呼引道既前逾驪
毋緩奚事循牆之避佇聞洗印之期

賜新除同知樞密院事丘嵩辭免不

允詔八月十日

勅具悉朕勵精更化當饋思矣樞庭既得于春
英宣室實深于法想謂何恙之不已故申命以
益勤載覽封章備陳疾狀使翦湏而可療亦所
當為悅賜几而肯來自應增重宜進萬金之藥
勿為三命之辭

攷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五

文獻通考卷第百四十四

七地三台以崇

德也其地也曰昔來自遠歸德則心念以樂

益德也其地也曰昔來自遠歸德則心念以樂

其地也其地也曰昔來自遠歸德則心念以樂

其地也其地也曰昔來自遠歸德則心念以樂

其地也其地也曰昔來自遠歸德則心念以樂

其地也其地也曰昔來自遠歸德則心念以樂

其地也其地也曰昔來自遠歸德則心念以樂

其地也其地也曰昔來自遠歸德則心念以樂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六

四明樓

鑰大防

謚議

孝宗皇帝謚議

奉

勅撰

臣聞帝王之出治豐功茂烈生則著見于天下
而其流傳于后世者則待節惠之名要皆取其
盛者而傳之文王一怒而安天下非死武也武
王告武成而作洪範非死文也取其盛者而傳
之則備道全美可以一言定也甚哉孝之大也

虞舜之大武王之造自漢歷唐既不謚帝為孝
本朝累聖相承皆用旧典若夫集孝道之大
成則未有如大行之感者也恭惟大行主
尊壽皇聖帝繩藝祖之武重光堯之華以
天縱之能日新之德臨御天下二十有八載巍
煌煌不可備述若形容天地繪畫日月則不
容死辭方右初潛危德而隱奉賢問辨師教不
煩日就月指君德昭著慶華勞謙共為子戡日
趨朝謁威儀雖肅雖莫窺其涯淡而中外屬心
天人協應光華內禪高視唐虞嗣位以來勵

精庶政召拔故先尊礼元臣臨朝若神待物如
春崇節儉以華奢佚之風振紀綱以起偷墮之
習事无小而不紊人无微而不記機務雖繁酬
酢无壅立法定制動為后則以科奉為未威則優入
立待補之法以蒐遺才以武奉為未威則優入
士之級以拔智勇年勞並用以裁濫賞而不致
於累遷銓闈加嚴以抑任子而又為之限期改
秩必使之作邑謂奉以親民而使乏治民御史
必取之美宰謂受人之察而后可察人以周緣
達化必使試郡而后為即以建閣情華必俟有

功而后除取監司守將必延見而臨遣癯老昏
繆之人不得而隱蔽姦賊之吏必窮治而斥逐
清介潔廉之士則後而拔用朝士闕官乃除逆
死次待之淹要即留闕選才遂死輕授之冗黜
賊吏之世賞進軍功於流內長慮却顧守之至
堅故雖日不暇給而曲方靡然向化矣于時疆
場未寧戎車方駕激厲將士嚴備遭陸張皇大
師明見萬里中原起未蘇之望殊鄰多歸附之
民死而有之還以為用天威既振戎虜畏懼雖
犁庭掃闔夫快初志而信使復通 減幣殺禮至

今无煙火之警苟非雄漸遠畧何以臻此臨政
既久治道愈明物來能名事至輒斷精神之運
上際下蟠於天地之間智慮所闕六通四闢於
帝王之德行公道以銷黨偏之蔽推平心而絕
喜怒之私間有水旱之變應天以實而礼文尤
備州縣之奏恐其不速獨復之數恐其不多傾
困例廩以濟其急賞勤罰墮以勵其餘民不知
其有凶歲亦隨以登熟幸太季幸秘省廷策貢
士布文教以振士風御鞍馬親弓矢申嚴軍法
立民事以張國威内外小大之臣死不列之屏

以待點陔山川險要之地死不指諸掌以五防
閑治其畢張化風已成方且玩意希夷而死奉
道之世游心寂寞而死佞佛之迹作敬天之圖
競惧愈深闕延和之殿諏訪愈切躬講讀之勤
設遺補之官其於保治有始有卒至於脫屣而
乘燕居重華授受之際尤為雍容嗚呼身退而
道弥高尊極而用弥儉是宜万有千歲永履慈
宸而厭代登遐歸于帝鄉此群臣万姓所以攀
號擗踊泣尽而繼之以血也遠日有期恭定尊
謚請之南郊以詔万世謹按謚法曰能官矣才

曰哲帝德廣運曰文應變死方曰神保大定功
曰武持盈守滿曰成慈惠愛親曰孝迹夫知人
而善任使文武各得其用非所謂能官矣才字
修德以來遠人矢文以洽四國非所謂帝德廣
運字酬酢以周万幾圖回以尽中智非應變死
方字奴韜畧而不用極聰明而不殺非保大定
功字守基圖之廣大延國祚於綿遠非持盈守
滿字若孝道之盛非惟臣子所不能稱贊雖考
之謚法求之六家語其甚盛者曰慈惠愛親而
已是則未足以彰大行之孝也振本反始而

奉郊禋尊祖敬宗而事廟饗雖高宗為
天下而得人太皇太后道以愛子而大行
天賦至性不可解於心備四海九州之恭謹五
日一朝之儀委曲周尽猶恐不及兩宮九閔終
无間言固已風動四方震服夷虜高宗屬疾
則衣不解帶躬自嘗藥及葉天下則勺水不入
於口倚序有過於哀鄙漢文之短喪陋晉武之
无斷身服苴麻礼尽苦塊行有匹夫之所難哭
則哀動於左右虜使來吊止許朝於喪次顏色
之戚哭泣之哀虜使退而嘆曰皇帝至孝乃

如此大臣或進諭解之言則流涕被面曰大恩
難報群臣感泣莫敢仰視易月之制既終因山
之役既畢孺慕无已迨遠弗勝遂奉大宝以畀
圣子不曰倦勤不曰求逸惟曰不得日奉先
帝之几筵躬行圣母之定省又曰俾予一人
獲遂事親之心永膺天下之眷于是御服素于
乘輿尊几筵于内殿退處聖室以終三年之喪
哀疚不忘齋潔自若欲事慈福昌清无違呼
嗚茲豈非集孝道之大成又豈慈惠愛親之所
能尽也 大行至尊壽皇至帝宜天錫之曰

哲天神氏成孝皇帝廟號 孝宗謹議

成穆皇后改謚議

奉 勅撰

臣聞帝王之興皆有天命夫婦大倫尤非偶然
曰天作之合曰天立厥配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于是宇在焉矧汾陽大家多為后族唐室憲宗
則有懿安之盛 皇朝 真廟則有 章穆之
美姓系相承是生圣女慶鍾戚用室媿 壽皇
生不及備衣之榮歿而膺寶冊之禮久安別廟
將奉太宮宜改尊稱以從帝謚恭惟 安穆皇

后柔明懿淑慈順溫恭蚤穉王藩克尽婦道設
柔弧于川左屢占熊夢之祥希弓謁于禋前每
啓燕祠之瑞云何不淑遽奄九原迨 烈祖之
御天眷元妃而追冊歆歌流芬蕩不見于今娑
正號長秋遂流恩于幽安固已嚴烝嘗之奉崇
勸惠之名綿慶祚于三朝介洪休于万世 重
華厥代方服大喪吉寤因山行當升祔念旧日
遺弓之痛既切于神孫愴昔時故劍之求用承
于先志爰因 安穆之懿式遵 成孝之規謹
考謚法婦德均一曰成德化肅容曰穆 安穆

皇后窈窕好述有闈睢之美用心專一有鳴鳩
之德非婦德均一守先歆以奉舅姑和平以儀
闈門非德化肅雍乎伏請改上謚號曰成穆
皇后

成恭皇后改謚議

奉

勅

臣竊惟至尊壽皇聖帝臨御之初仰奉高
皇首隆孝治正家刑國百度具奉而中闈久虛
陰教斯闕乃奉親命乃諏卜吉考正古制闕建
長秋安恭皇后淑範懿德冠于后宫君子好

述遂正乎內坤承乾而時行月逝日以爲明禘
禴威服助成九廟之奉櫛隄具禮歆承而
宮之養母儀既尊后德有輝而曾未數歲履纏
椒掖方隆大陳之飾終將素崇之祥求美審官
未展周南之志感今懷昔定彤索文之策固已
極褒崇之典議安恭之謚祭于別廟迄今二
十有八年矣壽皇上賓万国起號云之慕孝
孫尽礼七月危因山之役有司奏請定謚南郊
二后在天皆應改號以從成孝之名謹考之
謚典曰夙夜謹戒曰成謙而好礼曰恭安恭

皇后共簡館之取以贊親耕之勤謹鷄鳴之戒
以勉相承之道禁切外家不忤裏謁茲不曰夙
夜警戒乎躬節儉之德服澣濯之衣却貢獻之
珍麗遵圖史之歲規茲不曰謙而好礼乎伏請
改上謚号曰
成恭皇后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忠肅公

資正殿學士劉公輔政于紹興 年未几而薨
距今五十有餘年矣中更叔臣當國之久故家
泯然无闻公又為趙丞相鼎深知同寅之人尤
免救言者迄今始得出處之詳于行狀太常又

明其立朝体國之大節謚以忠肅可謂當矣嗚
呼 高宗皇帝身濟大業披荆棘而立朝廷一
時人物雖經崇覲政宣之推折靖康建炎之流
離而无祐流風犹有存者趙公身任天下之重
甄拔人望布滿中外論思勸講皆極天下選由
是王政日修國勢日隆以啓中興是豈惟將帥
攘却之功哉抑間之趙公入相之初首白 高
宗必欲得公与王公度為執政以自助二人遂
並用方是時君臣上下日夜講求恢復之計外
與虜通使而為備甚飭所謂行在所止為時廷

之謀若不可以一朝居非若后日之晏然於此也公之同心輔贊力止國本大常之言皆家世旧聞參以記傳炳々如丹而后公之名益顯望之如神人無公议之不可泯謚法之有益於天下如此可不務哉

王節愍公覆謚議論

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以負倍之累而立功名夫從駕之馬跡弛之士布在御之而已此雖非古先用又之道漢武帝所以能待奇才為用蓋以此也靖康艰难事出倉猝承平百年衣冠

如雲習於久安不知所為平時經明行修褒衣博帶之士狼狽失守不計其幾至於助桀為虐忌君賣國不忍言者樞密王公名臣諸孫跌蕩不羈淳湛閭里不見其異一旦慷慨奮發論事激烈抗章敢言 缺寧為之改容擢於布衣待以國士天下方知其為奇男子也帥府既建首為勸進之奉 高宗慕忠勇之士徃使不測之虜固有殉死以行者惟公機智勇辯氣吞豪酋徃來再三忠肝義膽折報偃疆和议之成為力最厚公之志蓋未已也故每當陞辭必以乘機

用兵為請，句復以臣為意。此其志豈止於和戎哉！再使被晉音問，斷絕虜誘，以高爵叩不就，脅以嚴誅而不懼，引義南向，伏劍以死，即邑為之震動，至畫像而祠之，回示小廉之士，其能以忠殉國，視死如歸，如公者，寡矣。大常易名曰節，曰愍，死可諡者，傳之來世，抑以見取士之死方不應以細故而棄才也。

楊惠懿公履謚議 後

謚所以易名也。法苟應，謚雖功烈不見於世，亦必隨其人之所宜而稱之。此孔子之所以為文

文也。故特贈光祿大夫，少傳楊公某，生長富貴，不知天下之憂患，而抗志不群，篤志同季隆師，親友嗜孝好古，若有不能自己者。古人以公子而斥布衣之操者，公實近之已。而游大孝，擢上第，優游都城，以致顯位。是時四方旣事朝廷，苟安周旋，清華尤旣以自見于事，然因所取而建言，類老于世故者，自詭沾民休有惠愛，晚登禁途，益有志于效忠。攷論思時見一二不幸所蘊，未伸天不假之年，而遽忽焉，惜乎未見其止也。官薄已高一贈，而至光祿禮官，即其已行者。

撥之以法謚以惠懿得其實矣尚何異辭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六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七

四明樓

鑰大防

進故事

唐鑑

李絳對憲宗曰人臣死生係人主喜怒敢發口
以諫者有几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
比得上達什死二三故人主致求諫犹惧不
至况罪之乎帝善其言帝謂宰相曰太宗以神
聖之資群臣進諫者往往覆數四况朕寡昧自
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毋但一二而已

臣嘗謂近古敢言者在唐太宗時魚如槐證
太宗嘗賞其直言證曰陛下遵傳臣使言所以
敢然不然臣敢數批逆鱗或在憲宗時死如
李絳而絳之言如此不惟曲尽人臣之情蓋
亦躬自蹈之而後能言之以此知一介之臣
敢言于人主之前者至鱗惟在人主有以導
之憲宗有意正觀之治謂事有違宜卿當十
論毋但一二而已絳既能開廣帝意憲宗又
能斥其群臣如此中與唐祚不在茲乎仰惟
陛下和顏所言好善忘批凡有奉對死不懈

幼臣密侍清光突親見之而臣犹援憲宗李
絳之言者蓋當國家閒暇人心易弛朝廷之
上罕聞直声又自聖躬康復以來群臣深恐
仰勞所覽奏事不敢遲久言而簡切固不在
多第恐相習成風各務省事朝刪暮減恐玩
二三情實不輸事理不完群臣苟免煩瀆之
故陛下因為死事可言私憂過計昧死陳
述願陛下屬太宗憲宗之志俾廷臣謁親
證李絳之忠知死不言死不尽上下交泰
以興治功全度優容擇其可用者力行之願

何事之不濟哉竊見陛下視朝之際宰輔奏事已久亦難以坐至日晏壽皇在御之日多于進膳之後便殿引見臣寮得以從容詢訪此實陛下家法可奉而行也

資治通鑑

武德八年房玄齡嘗言秦府旧人未迁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官者府人之後太宗曰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取以為民也當擇其才而用之豈

以新旧為先後哉新而美旧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旧乎今不論其美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体乎

正觀元年或上言秦府旧兵宜尽除武臣追入宿衛太宗謂之曰朕以天下為家嗔言美与豈旧兵之外皆无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

三年濮州刺史龐相壽坐貪污解任自陳嘗在秦王幕府二隣之欲聽还旧仕魏證諫曰秦府左右中外甚多恐人皆恃私恩是侵為善者

慎上欣然幼之謂相壽曰我昔為秦王乃一府
之主今居文位乃四海之主不得徇私故人大
臣所執如是朕何敢違賜帛遠之相壽流涕而
去
九年岷州都督高甄生坐減死徙也或言甄生
秦府功臣寬其罪太宗曰甄生遠李靖節度文
誣其反此而可寬法將安施且國家自起晉陽
功臣多矣甄生獲免則人、犯法安可復禁乎
我於南勲未嘗忘也為此不敢赦耳
臣聞古曰官石及私昵唯其賢爵罔及惡德

惟其能蓋官爵者天下之公器人主所以所
世摩屍碎走天下而天下為之服役者以其
用之公也唐太宗由秦王嗣位其平日陪送
于左右者往往、經百戰之餘冒矢石犯霜露
出万死而得一生及見輿王之威者蓋死几
也太宗以至公為心雖有故人旧勲而求迂
官者未始輕予新入衛者不肯漏用至于坐
貪者雖憐之而終遣之去犯法者雖不忘而
終不敢赦惟其見之明而行之果是以能成
正觀之治 本朝列聖故事一、可考 陛

下毓德春宮之久攀附之人官之祿之其人
甚多既歷四年而拔擢求請今猶未已動煩
宸衷曲為區處臣願 陛下遠鑒文皇之公
心近遵 列聖之定法裁抑僥倖各使安分
而退听則外此而妄求者亦當息心朝政清
明非為小補

唐鑑

太宗正觀三年帝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机要之
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睹順從不
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惟不可為何必擇才也

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臣聞机要之司譬之人身則喉舌也舜之命
危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先蓋命令之出或出
焉或納焉惟欲其先而已然必先之曰命汝
作納言以納名官政欲其能納也命令之頒
于天下犹飲食之入腹也飲食不擇則身必
病命令不審則下必傷人之飲食也柔則當
茹剛則當吐喉舌之貴也若不問剛柔知茹
而不知吐一逆喉舌所傷必多雖欲悔之已
晚及矣大雅之稱仲山甫曰出納王命王之

喉舌惟其或出或納如喉舌之謹焉夫然後
賦政于外而四方爰發也太宗其可謂知此
者矣不惟听臣下之言又欲責而使之言范
祖禹亦曰朝廷設官分職非徒使上下相從
欲交修其所不逮也苟取充位而奉行上令
則是胥吏而已仰惟 陛下平心處事虛已
听言後省問有論奏率蒙賜可不憚更改是
將此隆大舜予邁汝弼之訓而臣猶以太宗
之事為言者言切而易明事近而可鑒而工
批藝事以諫之意惟 陛下行事每下如此

則聖德益新朝政亦清正現之治不難致也

三朝政要

太宗淳化四年六月以左諫議大夫魏庠司封
節中知制誥柴成務同知給事中事凡制勅之
有所不使許依故事 駁以聞八月命樞密直
學士向敏中張詠同知銀臺通進司凡天下章
奏案牘必由二司然後進御先是中外奏報但
由尚書內省籍以下有司 或行或否得緣
而為姦禁中不得知外司无糾察之職至是始
命敏中等謹視其出入而鈎稽焉事无大小不

敬有所留滯矣九月以給事中封駁隸銀堂通
進司應詔勅並令樞密直學士而敏中張詠詳
酌可否然後行下富弼尋釋曰古者詔命皆中
書奉行門下省審封駁改正厥有司存太宗
親選而敏中張詠同判通進司等以察稽失二
府奉行之過皆得改駁闕防之意謹之於始也
今之群臣多不奉職官有封還之名未聞駁正
之實所以命令不由此司十有六七蓋因循之
弊也

臣竊惟唐給事中之職凡百司奏鈔侍中既
審則駁正違失詔敕不使者塗竄而奏還謂
之塗歸李藩為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
却之吏齎請聽他紙藩曰聽紙是牒豈曰批
敕耶唐制之嚴如此中更五季寔失其職
太宗皇帝深究治亂之原特振其職業歛選
名臣為之曰凡制敕有所不便許依故事封
駁曰應詔敕並令詳酌可否然後行下則是
事无輕重政无大小官无尊卑封駁詳酌是
其職也近者給事中論奏除日或謂止當駁
論橫息不當及此臣深恐此論有誤宸聰使

後省覆失其取紀綱廢紊所聞者大是敢仰
稽太宗致治之要為 陛下言之庶使後
省臣僚得奉其職言所計行以裨聖治臣不
勝悚 漢書

高帝紀六年上婦櫟阴五日一朝太公云云詔
曰人之至親莫親于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于
子有天下尊歸于父女人道之極也
臣聞文王之為世子也朝于王季日三武王
師而行之不敢有加焉父子之道天性也一

日不見豈容自安漢高帝五日一朝其父此
之文武雖曰稍疎然文武皆以世子事親高
帝已有天下日見則有所不暇故立五日之
制焉 本朝列聖務尽孝道凡事 祖后
母后于宮中見之无時 至尊壽皇聖帝之
事 高宗正以異宮而處不得已俯從漢制
二十八年修始不倦 陛下今春過宮者再
恭請者一人情感悅歡声四起自茲以後積
雨既不可出極暑又難進拜因仍至今五閱
月矣都人頤 日望翠華之駕今則兩師灑

道之餘仲秋新涼之始伏望早降睿首夙戒
有司講定省之礼上以奉 兩宮之歡下以
慰兆姓之望臣不勝惓惓之至

資治通鑑

唐正觀六年監察御史馬同上疏云太上皇春
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
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何以赴之
云云今行計以成不可復止願速示還期以解
衆惑上深納之

臣竊攷唐太宗時高祖以太上皇居大安宮

而太宗欲往九成宮避暑馬周切諫以為車
駕此行欲已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陛下獨
處涼處溫清之礼竊所未安又曰九成宮去
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何以赴之
此皆忠臣愛君之切足以感寤主听垂宣後
世仰惟 陛下誠孝著聞乃去歲之冬及至
日歲旦三詣 重華都人歡呼中外慶快今
犹未久也霜寒陰雨固難屢出竊聞 壽皇
近曾宣醫外聞傳聞日望翠華大以九成宮
去大安之遠馬周切、敬太宗之速還今則

鳴運至近伏恐 壽皇思念敬望出自圣意
亟修定者之礼矣天下幸甚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八

四明樓

論大防

序

止齋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序

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
公傳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季不明久矣啖趙之
後至本朝而後有泰山孫先生復尊王之說弥
顯公是刘先生敬叔衡意林莽書訂證尤詳伊
川程先生頤雖无全書而一序所說圣人之大
法備矣自王荆公安石之說盛行此道几廢達

炎紹興之初高宗皇帝復振斯文胡文定公
安國承伊洛之餘惟明師道功講經筵然後其
孝復傳孝者以為標準可謂大全矣東萊呂公
祖謙又有集解行于世春秋之義殆无餘蘊止
齋生于東嘉天資絕人誦書屬文一旦迥出諸
老先生上歛然布衣声名四出六經之說流行
萬里之外而其孝尤深于春秋某非深于此者
嘗涉獵諸公之書非不明白然亦不過隨文辯
釋間有前後相為發明者亦不見系統在所景
自容授之初即從止齋游雖不得執經其門嘗

深叩之同在兩掖時始以隱公後傳數篇相示
因為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于經
者其說卓然且曰自余有得于此而欲著書于
諸生中擇其能熟誦三傳者首得蔡居幼李蔡
既仕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
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而此書未易成也
未幾去因而某亦歸雖若相忘于江湖而友朋
之朱必以此書為問雖親炙之者跪以請則曰
此其身治之書也迨卒于嘉泰三年而此書始
出其胥林子燕最得其傳又四年而後長子師

轍子其後汪左友以二書來其先矣如獲希世之珍屏去它書旁晝夜讀之始盡得其大意嗚呼盛哉蓋未有此書也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以然以為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以為變例竊以為未安公之也不然深究宗旨詳閱世變蓋有所謂隱威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有五矣威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既亡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吳而復

微吳出而盟諸夏于越入吳而春秋終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美君其說甚詳而公以為不為平王亦不為隱公而為威王其說為有據依又其大節目如諸侯政元前所未有齊魯諸大國比數世間有世而无年並記厲王奔彘始有紀年古者諸侯死私史乘子構抗春秋皆東遷之史也書齊却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隱威莊之際惟却多特筆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諸侯專征而後十乘

之國有弑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
有弑其君者矣宋魯衛陳蔡為一黨齊鄭為一
黨公會齊鄭于中立而後諸侯之師衛行于天
下罪莫甚于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
之禍亦莫甚于五國是可為不臣者之戒矣齊
威公卒鄭遂朝楚夏之變夷鄭為亂階侵蔡遂
伐楚以志齊威之伯侵陳遂浸宋以志楚莊之
伯是以見夷夏之感哀矣書公孫茲帥師書公
孫敖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皆見三家之附送始
有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皆夏盟也

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夷夏之亦嚴
笑自隱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天而下治而大
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于干
戈死所不貶于玉帛之使則沒其爵勳懲著矣
又十年而秋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
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貶不於其甚則
于事端餘實歸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發至禧
之三十一年四卜鄭不送乃免姓猶三望極言
魯之用天子禮樂以用堂位之言為不然惠公
始乞郊而不常用僖公始作頌而以郊為夸引

祝鮒之言為證此尤為前所未聞也若左氏或
以為非為怪而作唯公以為著其不書以見春
秋之所為者皆左氏之力章指一書首尾專發
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為丘明忠臣然多曲道其
說非忠也公之章指謂君子曰者蓋博采善言
禮也者蓋據史旧文非必皆合于春秋或曰後
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依放之或以凡例又淺而
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蓋愛而知其惡者乃
所以為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
以後訖終篇多无傳疑有佚墜公之求于傳者
也

息齋春秋集註序

吾鄉四明慶曆皇祐間杜楊二王及我高祖正
以號五先生俱以文孝行誼表率于鄉杜先生
又繼之講明經術名公輩起儒風益振厥後伊
洛二程先生之具得其傳以歸者惟故禮部侍
郎高公、天資純篤濟以勤敏師友淵源孝問

精詣入上庠登舍選已有盛名諸公貴人爭欲
壻之拂衣而歸建炎二年升補上舍紹興改元
德音免殿試賜同進士出身十三年高宗初
建太季選擇名儒為四方所推服者為少司成
公實應選士子雲集凡孝之規則皆所裁定明
年三月車駕幸孝講易泰卦于上前擢式卿
將嚮用矣以直道忤時宰一斥不復家居累年
中壽而歿洎端明汪公登從班奏言公孝行出
處之詳始詔復以對官諸子而公之名愈顯矣
自頃王荆公廢春秋之孝公他耽玩遺經專以

程氏為本又博採諸儒之說為之集註其說粹
然一出于正然犹未行于世也仲子得全知黃
州始取遺藁刻之而屬某以序某生長外家汪
氏于公有連錕生晚不及承教而犹記拜公沐
下竊聞之公既授開杜門屏居畧不以事物自
撻日有定課風雨弗渝此書之所以成也嗚呼
泰山孫公明復著尊王癸微深欲明夫子褒貶
之旨伊川先生則謂後世以史觀春秋謂褒善
貶惡而已至于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自有春
秋以來未有發此秘者公曰仲尼懼先生經

世之法墜地莫傳歟立為中制俾萬世可以通行故假周以立王法而託始于隱公焉且以文武之道期後王以周公之事素望魯之子孫也以此推之春秋固非一王之法乃萬世通行之法也其推明伊川之意類如此昔曾子每誦夫子之言則必曰吾聞諸夫子了夏使西河之民疑女子夫子曾子罪之說者曰言其不稱師也現公之序直引伊川之序不更一辭可謂稱師而知其所本矣伊川有序而傳未成公之書成而未有序此當屬之深于春秋者某何人而敢

乎此黃州言之再四竊幸因得託名於不腐乃弗敢辭公諱閱字抑崇子孫能守家法其興益未艾也

古文孝經指解後序

古文孝經實吾夫子之旧秦火之後出於屋壁而顏芝所藏十八章已先行於世翼奉張禹等五人各自名家古文惟孔安國馬融為之傳而又不顯隋開皇中劉炫為作稽疑一篇已具識矣唐陸德明亦云古文世玩不行隨借用却康成注十八章本独一刘知幾以為行孔而廢却

諸儒爭辨蠱起明皇而以今本註而序之也以
八分刻之經臺猶在長安童而習之皆此也司
馬文正公僅得古文於秘閣之藏為之指解嘗
以進 仁宗 哲宗而范太史祖禹繼為之說
意自漢以來何其好者之寡也故信州使君李
公天資純孝為季好古尊敬此書又為詳說不
惟發明夫子之旨又以文正公之解隨文演暢
用意甚勤辭亦詳備如愛敬可行於匹夫而惡
慢不可行於天子如論忠順之不可失如不敢
遺之機甚微而其効甚大又曰要道云者言所

敬者竄所說者家也曰至德云者言所敬者廣
而所因者本也皆有所登發非苟然者紹熙五
年七月 皇上踐祚有詔求言公以八月進此
書未幾中書舍人陳公將良又為之繼進於經
筵初欲刊于廣信而不及公之子淇念此書之
未行將刊于家求為後序經曰故自天子至於
庶人者既終始而悉不及者未之有也明皇注
云姑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
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言既此理故曰未者此
說非也古文小異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文

正公則田始則事親也終則立身行道也患謂
禍敗言雖有其始而无其終犹不得免其禍敗
而羞及其親未足以為孝也季使居又以明皇
之事證之是笑其竊以為犹未為詳且明敢申
言之夫圣人一經可謂詳矣而其五教之要專
在此數語孩提之童无不知愛其親是人之於
孝未有无其始者夫子所以為曾子諄諄言之
正敬人之有終也夫子首則總言孝道次分天
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大小之分固自不
同而又於此謂孝道有好而无終未有不及於

禍患者此则无有貴賤之別後雖具述孝治至
治之效以至終篇然其教人之最切无過於此
上下一体俱當尽心焉明皇唯不知此所以不
克其終可不戒哉篇末云孝子之事親終矣止
為喪祭之終犹未為孝之終也若所謂孝之終
于此孝无終始之終盖謂立身行道死而后已
者也故雖曾子既啓足手以其能全而歸之自
以為知免笑然而易簣一節犹在其後盖大夫
之簣犹非其正也嗚呼圣人之言可謂深切而
能有終者不豈易以字其餘生无幾深知兢惧

得正而斃所願加勉故以告有志之士且以補
二公之說云

范忠宣公文集序

惟昔賢者皆後世之師表而孝者之慕古人則
自各有不同如汲黯之慕爰蓋司馬子長之慕
藺相如若有不可解於心者 本朝先正明德
相繼如太山喬嶽景星鳳皇事近而易考嘉言
善行皆當取則而區區之愚少而讀元祐丞相
忠宣范公言行錄友復終始正孝大節偉識宏
度贊歎不足於諸駑公間尤願執鞭教追逐其

萬一而不可得也如奏議因論等書責人如責
已助廉成德之訓又若避好名之嫌則死為善
之路等語皆當終身誦之死恨未見其家集也
嘉定五年三月甲戌公之後曾孫中書舍人之
柔見過謂某曰忠宣文集未行于世晚而謫居
永州三年邦人至今懷仰比因沈使君折赴即
以家藏卒屬之既已刊就而旧死序引經以見
委其謹謝之且曰託名不腐豈非晚進之幸豈
非平日之願願年衰孝落何足以與此三辭不
獲則取而伏瀆越兩日而尽得之蓋公天資誠

確篤志孝問承文正公之親傳博之以泰山孫
明復阻凍石守道所江李泰伯三先生師友之
益發為詞章根抵六經切于論事元有長語而
一出于正文忠蘇公序文正公集有曰其于仁
又礼樂忠信孝弟如飢渴之于飲食欲須臾忘
而不可得又曰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于
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公真是似者哉而
某之所尊敬者此又其餘事自其立朝出鎮廟
漢相業具載史冊不待贅言惟公本于忠恕得
二者之功用深入吾夫子濶域非淺丈夫所能

窺者濫恭雖謹死異國人遇者當為勇決過於
賁育此其大過人者然亦尚可勉也心平而寬
慮周而遠喜怒哀樂所發而必中克伐怨怒不
止於不行色舍太虛无所適莫姑以具見於外
者一二言之節縮嘗奏罷公襄州及言者攻縮
則極力平之謂之已經先朝責降不應再有所貶
公亦非有意於以德振怒自謂上情朝廷事体
下以安人情反側蘇黃門誦揚畏彈章而公去
相位它日 哲宗面斥黃門公從容為解黃門
謂公為佛地位中人章子厚得罪父年九十议

予一便即公言當置往咎而念其親公本以議
新法不合而去及溫公將尽改熙豐之法公謂
特當去其太甚又須徐々經理論差役一事尤
不印暴操心類怨此公既明而貴知隨州尋
竄永州蓋子厚必歆寘之怨地而公素安又命
死一語怨之象人猶未平也風雨中覆舟於江
以救僅免抵面而語象人曰此亦子厚所為邪
嗚呼使之從夫子於陳蔡當亦有不容何病之
書此非它又所及也蔡新州重得罪公力救之
上作庶中下遠同列賢如刘元城諸人以吳處

厚為父存君親而詆公不遺餘力公不為動卒
賈其死一時不以為快及事之變自刘忠肅呂
汲公等雖终于貶所共得免于已甚者始知公
之不寘新州于死之力也汲公筆竄巔表知赦
未須先謂難送恩宥公齋戒奏大防等年老疾
病何以自存迹其所罪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
情以異已為怨讎以疑似為訕謗誤國害公覆
車可鑒矣不惟歆寘秦陵止歆感動子厚筆
使之革心而後厚也嗚呼自熙豐元祐以至元
符紹聖之間世事屢變翻覆非一徽皇踐祚

改元建中靖國流人悉歸四海望太平于朝莫
欵至顯肅皇后身徽皇待公而為政立遣中
使遠至湖外好賜帝復迎帝不絕公時在醫廢
風痺中知上果用我亦欲感激自奮而病不可
為矣嗚呼天子儻延以三數年之壽使再得政
則謂一天下可以仰副建中靖國之意豈復有
后日之禍哉公既已矣而蔡呂俱召呂又為蔡
所擠而任蔡愈專矣此所以抗卷長懷而繼之
以太息流涕也後之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勸
其德者此子書可不熟復而力行之以代終常

之佩乎文正四子長監薄以疾蚤歿忠宣子二
季皆顯衣冠蟬聯然自忠宣以來一百二十有
四年而后中書舍人始繼世科實監薄之曾孫
范氏之與未艾也

王魏公文集序

神宗皇帝不世之資高出百王始相荆國王文
公君臣之間義同賓友奏對往復載于史可知
也元豐之初主德已成天容毅然群臣尊仰將
順之不暇非復熙寧之比惟左丞魏公起由廢
僚自繼主知以省寺八品官而持許賜坐于府

月奏事而命奏罷。他進一為柱史許以直前而
又導之使諫。待遇之意固已卓異于餘子。公亦
感慨自奮。不負所奉論事上前。守正不阿。精當
剴切。其視同列如野鶴之在雞群。一時才氣先
出其右者。若其論說古今治亂。定變。警戒。計邊
餽之非。實杜西師之再奉。除市易之罰息。而別
以內外赦。徐勳之詔獄。而戒其出入。折姦佞之
萌。辨是非之際。皆深中事機。有以變移主意。而
一出于義理之正言。似風烈凜冽。生氣一神宗
傾听。樊榘嘗謂公曰。朕与卿兄弟如同產。然是

知神宗聖度恢偉。容受直言。而當時俛伏听
命。死能有所論說者。蓋皆且臣不足以佐下風
耳。不然公之抗直。安得容于朝廷之上乎。公之
五世孫直顯謨。割厚之編次遺文。屬某為序。某
曰。文公之文固不待序。而顯榘理之文。曾南澧
為之序。而陳后山繼之。使某誦左丞之書。則可
何敢以此自任。顯謨公求之。不置。某曰。吾有以
應子之求矣。田承君。登天下士也。送別却道卿
之言。可畏可仰。是豈苟于從人者。在公幕府。至
十有五年。微公不足以致此容。微承君不足以

入公之幕也為公家傳其稱公之文則曰彈房
駿發卒歸宿于道制誥溫潤豐美得中和之氣
而屬辭瞻洽成于口授上教稱之誥命有可以
通行者俾公為定辭以新之公在翰林旧制戶
京者不行詞時高麗修貢數以奏未上而所用
荅詔以十數有旨孝士等藥為之執政欲人求
一通以塞旨而上乃独用公所草其后既為丞
弼每下大詔令于通好夷狄多屬于公若籌邊
之妙畧立朝之大節皆炳々如丹又採長老之
論譚紳大夫之談謂公厚德懷人如晉羊祐直

節敢諫如魏奉毗更沾儒雅如漢張敞風稟整
峻如唐温造昌黎有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知
其主可以信其客公之矣足以表千古承君之
言可以信后世其不佞尚何敢措辭于其間

陳都官文集後序

制置使陳公由地官忝卿出鎮四明政成暇日
以家藏魯祖都官文集刻之即序屬某為序謝
不敢且曰將魯公之序詳矣何敢贅既不得命
敬顯于後曰高哉都官之節也魯公稱公之孝
曰雅志之所孝以謂為道而不為利此孝者之

所當守而不失仕者之所當遵而不變者也若夫平日之論高出于變高之上而至其趨時之事乃卑出于管晏之下者此固全奉之所鄙也稱公之文曰大者則以經世務極時變小者尤足以詠情性暢幽鬱蓋其于道如此而其辭亦不足道也可謂備矣然猶若有所畏避而不敢盡言其不佞敢補其所未言者嘗三復公之遺文而得其為人答其抱負素已不群奉之忠義先以孝問以安定胡先生為師所友自東坡先生而降皆天下士淵源又如此万言之策經濟

之規模定矣自以親結 昭陵之知身雖在外遇事輒發書論災異言尤激烈三上 英宗書又皆人所難言迨 神宗作吳越意治功五文公得君用事法度更新諸老大臣爭不能得抵戲取爵位之人不可勝數風俗為之大變至有遠在蜀万里外官為偏州騰奏于朝盛稱青苗新法之美而捷登臚仕者公方宰山陰例以秩滿登館閣小忍不言豈不足以平進而抗章力辯繳納石祇堂劄自取竄責而不悔方且優游廬山与刘公疑之騎牛松下窮幽尋勝以自娛

適嗚呼非疑之不足以當歐陽公之庐山高非公不足以侶疑之矣也使當時以公一言而寤君相之意安有后日之紛、哉公既嘗老以死其子訴免又重得罪然其后再傳而得秘丞及刑定二公三傳而二卿出陳氏益大天之報施何如哉讀公之文者能以是求之然后知公之高風大節犹將廉頑立懦于百世之下毋徒玩其華藻而已也

清真先生文集序

班孟堅之賦兩都張平子之賦二京不独為五

經鼓吹直足以佐大漢之光明誠千載之傑作也 國家定都大梁雖仍前世之旧當四通五達之會貢賦地均不特險阻真得周家有德易以王之意 祖宗仁澤深厚承千百年高掩千古異才間出曾未有繼班張之作者 仁宗稽古有為鼎新百度文物彬、號為盛際踐唐周公少負庠校雋声未及三十作為汴都賦凡七千言富哉壯哉極鋪張揚厉之工期月而成况十稔之勞指陳事實况夸詡之過賦奏天子嗟異之命近臣讀于通英閣由諸生擢為奉官声

名一日震耀海內而皇朝太平之盛觀備矣未
几神宗上賓公亦歿細不自表襮哲宗始
寘之文館徽宗又列之郎曹皆以受知先
帝之故以一賦而得三朝之眷儒生之榮莫
加焉公之歿距今八十餘載世之能誦公賦者
蓋寡而樂府之詞盛行于老莫知公為何人
也公嘗守四明而諸孫又寓居于此嘗訪其家
集而讀之參以它本間見于藁又得京本文選
年公之曾孫鑄哀為二十四卷中更兵火散墜
已多然足以不朽矣公壯年氣銳以布衣自結

于明主又當全盛之時宜乎立取貴顯而考其
歲月仕宦殊為流落更就銓部試遠邑雖歸班
于朝坐視捷徑不一趨焉三館州麾僅登松班
而旅死矣蓋其孝道退然委順知命人望之如
木雞自以為喜此尤世所未知者樂府播傳風
流自命又性好音律如古之妙解頌曲名堂不
能自己人必以為豪放飄逸高視古人非攻苦
力孝以寸進者及詳味其辭往史百家之言盤
屈于筆下若自己出一何用工之深而致力之
精耶故見所上獻賦之書然後知一賦之机杼

見續秋吳賦后序然后知平生之所安者鏡鳥
几之銘可乎却圖添園相周旋而禱神之文則
送窮乞巧之流亞也驟以此語人未必遽信惟
能細讀之者始知斯言之不為溢美耳居簡芥
病為之校讐三數進猶未敢以為足方淇水李
左丞讀賦上前多以御旁言之因為考之群書
畧為音釋闕其未知者以俟博雅之君子非敢
自比張載劉過為三都之訓詁也其先世與公
家有事契且嘗受廬焉公之詩文章不泯沒某
之願也公諱邦彥字美成清真其自號歷官詳
所能為也

北海先生文集序

皇朝文章之盛高掩前古徽宗在御天下承
平上則日有戴承星文雲彩之效祥下則灵芝
朱草赤烏白鵲之呈瑞名表進賀殆无虛時文
士角立爭奮所長无不工綴形容鋪張以為盛
觀會進築順州得枸杞宿根于土中其形藝伏

仙家以為千載所化馳敵闕廷上生于壬戌正
符所屬之辰尤以為吉祥百寮欲以詰朝拜表
諸公閣筆相視无以措詞先是庠拔英才久來
于王氏之季不習應用之文車駕幸季欲進一
表而无能應者時翰林季士棊公為諸生出藁
袖间无不驚服至是已為季官有薦公名者延
致東閣授以題意公從容屬聯妙絕一時首曰
灵根夜吠變異質于千年駟騎朝馳薦圣人之
万壽眷荒裔沈歲之久实王師恢復之初物豈
无知時各有待既進天子為之改容即日喧傳

京師諸公咸自以為弗及也公初起北海之濱
季殖甚富不求人知自是貴名日起遂登館殿
未及施用而以内艰去矣建炎上年高宗駐
蹕淮揚公航海朝行在一再遷而為郎明年輪
對一見契合恨見之晚擢左史拜瑣闥召試中
書文不加點玉音擊歡鄂正西掖進用之捷未
有近此永嘉南渡之行公在帝側實代王言詔
旨詔至讀者感動諸將奔走承命如陸宣公之
在奉天也尋入翰苑當羽檄旁午書詔填委之
會而播告之修不區厥指呂忠穆公以首相開

督府訓辭尤為宏偉有曰盡長江表裏之封塞
歸經畧奉宿將王侯之貴咸听指呼其能布宣
威靈張大國體類此蓋公為意法術博覽強記
以直道自任才高而氣剛平時為文不為崔巽
之言而氣格渾然天成故一旦當書命之任明
白洞達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意所在非規
然取青媿白以為工者比也夫唐文三變宋之
文亦凡變笑止論駢儷之體以復屢變作者爭
名恐死以大相過則又習為長句全引古語以
為奇偃反累正氣况本以文從字順便于宣讀

而一懸或至數十言識者不以為善也惟公与
汪危溪追述古作謹四六之体至于今行之然
此等在公皆為餘事尽忠竭誠遇事極論進而
造却良多削藁以輔成中興之業公之力為多
為公之薨于紹興十有二年秦丞相方當國專
政以罷相草麻之憾恨不得仆心焉至二十九
年而后宗丞李公益能始狀其行又至三十三
年而后得參政周忠簡公銘公之墓公之從孫
煥手集公文為五十六卷藏于家其生晚不及
拜公下風而多誦公之文贊倅丹丘始見家集

益聞出處之詳晚而投閒有更生者而公之從
孫蚤有雋聲寓居吾鄉嘗以公海上詩刻求跋
為之詩曰晉陽固自有高共奉天豈可死宣公
當時扶日滄海東尚想健筆驅長風指麾諸將
如奴童中興當數第一功斷碑毋庸託詩工制
藁具在臺坡中更生致謝再三且曰今之知北
海先生者蓋寡遺文將逸版行願為之序某曰
公之文有傳又得託名于不朽不復固辭屬更
受惠既免喪而後敢為下筆悞不足以榮揚公
之盛烈謹銜媿而書之公諱密禮字叔厚雒州

人北海其自號也



